

辛弃疾

■ 刘小川

郁孤台下青江水，中间多少行人泪。西北望长安，可怜无数山！
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。江晚正愁予，深山闻鹧鸪。

辛弃疾的这首《菩萨蛮》，古人评价说：“菩萨蛮如此大声镗鞳，未曾有也。”菩萨蛮是词牌中的小令，通常是灵巧轻柔的抒情小调，到辛弃疾的手上，却变得沉痛而激昂。郁孤台在江西赣县，临江兀然孤耸，远望如郁郁悲怆之巨人，故称郁孤台。建炎初年（1126年），金兵入侵江西，隆裕太后仓皇奔赣州。百姓大逃亡，泪洒青江水。长安指沦陷的中原。

词写于1176年，中原沦陷半个世纪。辛弃疾时任提点江西刑狱，掌一路司法，兼节制军队。路，是宋代州以上的行政区划，类似现在的省。

鹧鸪是愁闷的象征。民间形容鹧鸪的叫声：行不得也哥哥！

郁孤台就像辛弃疾。不知赣县今犹存否？那是绝妙的天然雕塑。

辛弃疾武艺高强，谋略过人，却长期受南宋朝廷的排斥，一身本领闲置。他出生于沦陷的山东，二十二岁就拉起两千多人的队伍，在敌后建立根据地，打击侵略者。他的军事论文《美芹十论》，显示出对金作战的非凡的战略眼光。可惜一腔热血化作东流水。“忍将万字平戎策，换作东家种树书。”

辛弃疾和陆游一样，都是悲剧性的人物，尽管他们的日子过得不错。一边是壮怀激烈，另一边却是赏心悦目的日常生活。宋人有这能力，把矛盾着的双方统一起来。

这挺好的。但也不那么容易。唐宋都是大时代，能够产生海纳百川波澜壮阔的人物。

中国文学史上，辛弃疾的形象颇为独特。总觉得他跃马挥枪，漫山遍野旌旗在望。岳飞说：“莫等闲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！”辛弃疾恰好是少白头：人未老，白发已萧萧。

郁孤台、少白头……

是什么样的郁闷愁苦，白了他的少年头、成就了他的无数杰作？

唐诗李、杜为尊。宋词苏、辛称雄。

我们回头看历史吧。“想当年，金戈铁马，气吞万里如虎……”

济南城郊有个叫四凤闸的地方，是辛弃疾的老家所在地。祖父辛赞，在伪县衙做过县官。这不用避讳。金人灭北宋，另立齐国，组建傀儡政府，刘豫做第二任傀儡皇帝。辛弃疾生于1140年，距北宋亡，已有十几年。辛家未南迁，留在祖祖辈辈耕耘过的土地上过小日子。

金主完颜亮迁都燕京之后，在燕京也弄起了科举考试。辛弃疾十八岁赴燕京考进士，未中。三年后再去，仍然落榜。显然是祖父辛赞让他去的。他的父亲似乎无足轻重。漫长的童年、青少年期，祖父是怎样教育他的，现已无考。有一点可以推测：不可能教辛弃疾认贼作父。辛家人口众多，只求过日子。

当时中原和华北的许多血性汉人，借科举或从军，打入敌人的内部伺机而动。辛弃疾是否属于这类汉人，也无考。

可考的史实是：辛弃疾再赴燕京应考的第二年，他就在济南北面的山区，拉起队伍同金兵干起来了。这里边饶有深意。

从落榜到起义期间，有两个背景：祖父辛赞去世；完颜亮发倾国之兵南侵，后方空虚，义军蜂起。

很可能，辛弃疾早就有了抗金之心。两度赴燕京，他仔细观察地理打探敌情，后来都写进了他的军事论文。

拉队伍的细节也丢失了。济南的山区、平原，辛弃疾打了一年多的游击。

为什么细节会丢失呢？恐怕与南宋朝廷对北方“归正”人员的审查制度有关。有些事，豪放的辛弃疾也终身不讲。

当时山东境内，最大的一支义军的首领名叫耿京。辛弃疾考虑到自己的队伍势单力薄，便去投靠耿京。两军会师，合成数万之众，声势浩大，与中原义军遥相呼应。辛弃疾在耿京手下任“掌书记”，掌管文书和帅印。

从1125年女真人入侵中原以来，女真人肆意欺负汉人，大搞种族压迫，让文明人做他们的野蛮统治的奴隶：任意霸占汉人的土地和房子，逼汉人下地耕种，他们坐享其成。他们扒汉人的祖坟，并以此为乐。他们抢东西，辱斯文，强奸妇女……其种种恶行，几十年成常态，足以写成书。而北方汉族多豪士，一旦有人拉起旗帜，登高一呼，响应的汉子少则百人，多达千人。农民放下锄头拿起刀枪。辛弃疾能在短时间聚集两千余人，原因在此。

辽阔的沦陷区，英雄起四方。

辛弃疾投靠耿京不久，却发生了一件事。有个叫义端的花和尚，偷了耿京的帅印朝金兵的营寨跑去。这义端和尚也曾是小股义军的首领，被辛弃疾拉到耿京帐下。花和尚吃不了山区的苦，暗通金兵，窃帅印连夜逃走。耿京大怒，拿辛弃疾问罪。辛弃疾向耿京立下了军令状：不追回帅印，甘愿被处死！

辛弃疾带了一哨人马疾追义端，追到金兵营寨，杀退金军猛将，生擒义端和尚。花和尚跪地求饶说：“辛大将军，你面如青兕，你力大能拔山，将来定有大造化……你饶了我吧！”

辛弃疾不由分说，手起刀落，义端身首异处。

青兕是古代的一种猛兽。比老虎略小，奔势如豹。

义端吐出的这个词，向我们勾勒了辛弃疾二十多岁时的外貌。后来宋廷的官员在背后议论他，说他心如铁石、“杀人如草芥”，不宜掌大权。这种议论在南方籍的官员中颇有市场。

却也透露出北方汉子辛弃疾的英雄气。

1161年金主完颜亮挥师南下，被他的部属完颜雍杀死在扬州。完颜雍当上国主，因南侵受阻，后方不稳，不得已而北撤。这样一来，中原、华北沦陷区的各路义军都受到威胁。金人也学精了，对占据大小山头的义军搞绥靖政策：“在山者为盗贼，下山者为良民。”以此瓦解聚集起来的汉族农民军。

金人威逼利诱，大棒加上胡萝卜。

不过，义军也在想招。有文化有头脑的人，这时候派上了大用场，“智多星”、“赛诸葛”，一时名头响亮。山东耿京麾下，十来个核心人物中，

唯有辛弃疾精通文墨。辛弃疾献上一计：派人联络宋廷，让义军归宋军节制，义军在山东能立时就立足，不能立时，则南下渡淮水归宋。

此系两全之策，耿京马上就同意了。

计由辛弃疾出，联络宋廷的任务也落到他头上。山寨的二号人物贾瑞同行，此人不识字，凡事听辛弃疾的。他俩打点行装，带几个悍卒星夜上路。辛弃疾骑一匹高大的白马，身穿锦袍，月光下英姿勃勃。贾瑞叹息：辛将军文武双全胜关羽，神人也！

他们渡过长江抵达建康（南京），一切顺利，受到宋高宗赵构的重视。山寨头领们被朝廷封官，大头领耿京任“天平军节度使”。贾瑞和辛弃疾在繁华的建康城尽情玩了几天，便带着圣旨返回了。

岂知山东有变。

耿京大意，命丧黄泉：部属张安国暗通金兵，联络了一个叫邵进的动摇分子，合力杀耿京，提着耿京的人头向金人请赏。

贾瑞、辛弃疾抵山东，听到了这个消息。汉奸张安国，已做了济州（巨野）的知州。如何是好？辛弃疾临变不乱又得一计：火速联系了一哨小股义军，共五十骑，驰往济州府，求见张知州。事情也凑巧：那张安国正喝醉了酒，得意着呢，以为辛弃疾投奔他来了，传令接见。辛弃疾佩剑入知府厅，立擒张安国。并向济州的驻军大呼：南宋的十万大军已经打过来了！一面呼叫，一面出示金灿灿的圣旨。那济州的数万驻军，皆为汉人，大半是耿京旧部，纷纷望圣旨、朝辛大将军拜倒。

辛、王二将，押张安国，带万余人直奔淮泗，“渴不暇饮，饥不暇食。”渡过淮水，入南宋境才得休息，大吃大睡。

张安国被刀斧手从腰部砍成两段。尸身头向北，遥祭耿英雄……

辛弃疾官封江阴军签判。带了一万多人的部队归南宋，却从基层做起。

上述传奇般的真实故事，见于南宋洪迈《稼轩记》。洪迈是辛弃疾的好朋友。辛弃疾后来自号稼轩，稼轩是农家小屋的意思。

从跃马挥枪的将军到普通官员，到地方大员，再到稼轩，辛弃疾的身心，经历了一个相当

曲折的过程。

传主的传奇故事先说到这儿。我们来看辛词。

《破阵子》：

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。八百里分麾下炙，五十弦翻塞外声，沙场秋点兵。

马作的卢飞快，弓如霹雳弦惊。了却君王天下事，赢得生前身后名。可怜白发生！

八百里：牛名。晋王恺与宾客比射箭，以此牛为赌物。客胜，杀牛作炙，烤了痛吃。典出《世说新语·汰侈》。五十弦：古瑟五十弦，代指军乐。的卢：三国时刘备骑过的马，曾一跃三丈过湍溪使刘备脱险。

将军下笔究竟不同。岳飞的《满江红》，让我们见识了什么叫壮怀激烈。岳飞长年征战又死得年轻，辛弃疾的寿命近古稀之年。如果岳武穆多活二十年，必定佳作频出，豪放或婉约，堪与辛弃疾比个高下。

我读古典诗词有个印象：豪放者往往能通婉约，犹如激烈中会浮现平和。顶级艺术向我们展示了带普遍性的人类情绪，而情绪又供我们研究。当然，研究的方法不唯理性是从。调动直觉可能是最好的方法。直觉则包含学养和生命体验。

苏东坡，辛弃疾，和作为大诗人的毛泽东，皆为豪放通婉约的杰出代表。以东坡为例，写了“大江东去”，又能写“花褪残红青杏小，燕子飞时，绿水人家绕”。例子很多。

情绪的风口浪尖，大诗人谈笑间如履平地。

豪放跟豪放不同，婉约和婉约有异。为什么？因为文豪们都是严格意义上的写实派，针对意象、感觉和情绪写实。李白针对他那些夸张的感觉严格写实。

也许，在这个前提之下，再来谈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，能增加一些源头性的领悟。

笔者此言，冒犯多多。不过，对一个思考者来说，诚实与冒险，是必备的两项基本素质。冒险意味着：思想者如置身丛林，歧路多，甚至根本没有路……

阮籍见歧路大哭而返，鲁迅对此感慨良多。他们的痛苦、彷徨，向我们透露出思考的艰辛。

辛弃疾有一首《鹧鸪天》，是他唯一述及少年壮举的词作。“壮岁旌旗拥万夫，锦檐突骑渡江初。”他穿锦袍、骑白马、执长枪的模样，颇似三国时的马超吧？然而这首词下片云：“追往事，叹今吾，春风不染白髭须。却将万字平戎策，换得东家种树书。”

理解辛弃疾，这首《鹧鸪天》是另一把钥匙。

中国古代文人，有类似生命体验的，屈指可数。辛弃疾把这种体验推向极致。

凡为文豪者，似乎都有上升和下滑所形成的“张力区”，而饱满的汉字活动于这个区域，并且为它赋形。

所谓苦难出诗人，愤怒出诗人，沉痛出诗人……概括都准确，问题却可能出在概括本身，漏掉了许多海德格尔“生存论”意义上的宝贵的细节。“思想需要细心”，这名言反过来说：细心才有思想。中国传统文化有个惯性思维：大而化之，一言以蔽之。依我愚见，思考朝着概括、一言以蔽之，乃是思想的本质要素。概括必定出“大词”，但思想同时需要回行，衍生大量的“小词”，在细节上做足工夫。

二十世纪西学东渐，汉译名著几千种，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当有所裨益吧。

辛弃疾在北方打仗，到南方做官。北方的粗犷和南方的柔媚形成巨大的反差。这也有点像“霓虹灯下的哨兵”：战士走进了温柔富贵乡。对辛弃疾这样的小户人家子弟来说，富贵也是突如其来。他同时在几个层面上晕头转向，不能适应。

北方打仗时，他的作品几乎为零。南方做官，也经过了若干年的郁积，才喷发为熔岩般的五彩斑斓的华章。杰出的艺术家都像休眠的火山，他何时喷发，谁都不说，包括他自己。

如此说来，还是南方最终成就了辛弃疾。

除了金戈铁马的追忆之外，他还——

富贵时能作富贵语，一如南唐李煜；

深谙儒道精髓，纵情于朴拙而丰腴的山水，视富贵如浮云，屡作渊明语，折服多少后人。

《摸鱼儿》向我们呈现别样韵致：

更能消几番风雨，匆匆春又归去。惜春长恨花开早，何况落红无数。春且住！见说道、天涯芳草迷归路。怨春不语。算只有殷勤，画檐蛛网，尽日惹飞絮。

长门事，准拟佳期又误。蛾眉曾有人妒。千金纵买相如赋，脉脉此情谁诉？君莫舞，君不见、玉环飞燕皆尘土。闲愁最苦。休去倚危楼，斜阳正在，烟柳断肠处。

一本《稼轩词》，佳作密如栉。这《摸鱼儿》，辛弃疾写于三十九岁，在湖南转运使任上。学界通常认为词借春怨、宫怨抒写强烈的忧国之心。也许歪打正着吧，他留给我们更多的，倒是对残春的描绘。“更能消几番风雨，匆匆春又归去。”这句话一来就摄人心魄。春怨诗词成百上千，没有像他这么写。满目残花败柳，辛弃疾一声喝：春且住！

然而春要走，留她不住。美人也这样：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。杨玉环赵飞燕，绝代佳丽了，何处化作风流尘土？这情绪，一直延续到曹雪芹：一抔净土掩风流！再是精致的五官、再是风流的体态、再是火热的情怀，还是要……唉，不说也罢。

伤春、悼红颜，这些都是人类的“基本情绪”，不可简单视为忠君爱国的铺垫。像苏轼的“明月几时有”，如果说来说去还是说到皇帝身上，那多煞风景。

旧话重提：杰出的艺术，既不向权力场、也不向市场寻求本质性的根据。

“老调”翻新：如果艺术受权力场与市场的双重挤压而趋于式微的话，那只能是历史的悲哀。春去春又归，美人还复来，但愿艺术，尤其是汉语艺术，不要在我们这代人的视野中渐行渐远。

我和一些朋友，真是有点担心，如果再来个浮躁的若干年，青少年只知网络游戏和“打架文化”，对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”这样的意境都不能领会，那就麻烦到家了。返身无路时，连悲哀都无处着落。

辛词兼擅小令和长调，小令妙在字字浓缩、意在言外，长调贵一气呵成。《摸鱼儿》逾百字，

一股大气贯通，豪放婉约浑呈。难怪梁启超先生惊呼：“回肠荡气，至于此极。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！”

“休去倚危楼，斜阳正在，烟柳断肠处！”从春天说到美人，从美人说到江山，多么天然。据说宋孝宗很欣赏这首词，读到这一句，脸色却沉下来了，几天不舒服。烟柳断肠处，指向更为辽阔的北国江山。孝宗志在恢复，苦于种种纠缠。辛弃疾触动了他最敏感的神经。

皇帝读出政治，才子看见缠绵，变革的悲剧人物梁启超体会荡气回肠……

辛弃疾渡淮水到南方，究竟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曲折，令他如此荡气回肠？

让我们接着拜读诗人的身世。

锦袍将军到南方无仗可打，埋头写军事论文。《美芹十论》也称《御戎十论》，详细分析敌我双方，指出女真族貌似强大，其实内部矛盾重重，完全可以被击败。辛弃疾建议进军山东。华北的汉族子民，对金人的种族压迫深恶痛绝，只要有几十条汉子聚拢，就会揭竿而起。而金国在山东的军事部署相对薄弱，南宋军队打过去，胜算很大。山东站稳了脚跟，再图中原河朔。向北则打到幽燕，捣毁侵略者的老巢。

辛弃疾雄心勃勃。他刚从北边过来，对敌后的形势很了解。精心谋划、富于战略眼光的《美芹十论》呈送朝廷，却并未受到宋孝宗的重视。

这里有个历史时机的问题。1163年张浚北伐失利，朝廷主和派重新抬头，孝宗又受制于德寿宫里的太上皇。辛弃疾的天才论文，碰在这个节骨眼上。

他等待回音，焦灼，郁闷。他还觉得自己是个前线的将军，而不仅是一介江阴军签判。

武艺一直在练，随时准备驰骋疆场。

辛弃疾擅长刀、戈、枪。

和岳飞一样，他主张进攻；“出兵以攻人”，而不是“坐而待人之攻”。金人南侵，把淮南辟为战场，使这一带广大的地区饱受战争创伤，田地荒芜，人口锐减。辛弃疾此言，针对性极强。可以想象，如果他带兵打仗，一定是进攻型的将军。

这位来自北方的猛将，年轻的战略家，却年

复一年待在温柔的江南，时常听到士大夫们的议论：“南北有定势。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。”这使他忧心忡忡。他的慷慨激昂倒显得不合时宜。甚至有官员因他杀过人而厌恶他。他一口山东土腔，南人不爱听。

辛弃疾调建康府任通判。建康是江南重镇，通判比签判又升了一级。建康的军政要员之多，仅次于临安（杭州），辛弃疾跟他们接触，见识了上流社会的生活。金陵歌舞场，难容英雄气。此间他已娶妻生子。

每天都有应酬。家庭又是安乐窝。英雄气能持久否？

1170年，宋孝宗在临安延和殿召对辛弃疾。召对，是皇帝在便殿见臣下的专用名词，不拘泥于“组织程序”。对辛弃疾来说，这个机会太重要了。不过，据《宋史》，辛这次见皇帝，谈得并不愉快。“弃疾因论南北形势……持论刚直，不为迎合。”

显然，辛弃疾的话，未能说到皇帝的心里去。孝宗所面临的朝廷形势非常复杂。辛弃疾未能揣摩孝宗心思，拿捏分寸，把话说到位。

召对后，辛弃疾留在朝廷做官：司农寺主簿。

虞允文当丞相，辛弃疾再写《九议》，对这位著名的强硬派人物寄予莫大希望。虞允文曾于采石矶大败金兵。

主战的将军向主战的丞相进言，仍是毫无反响。

辛弃疾再度陷入深深的苦闷。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。前后十九篇军事论文，呕心沥血，远见卓识，私下备受同僚们击节赞赏，递到皇宫和丞相府，却如同泥牛入海。

想不通啊。

单纯的将军碰上了错综复杂的政治难题：皇帝丞相的心思，叫人捉摸不透。

单纯能发力，像那些大漠深处的游牧民族；复杂导致内耗，扯不完的皮，像立国几十年后的历代封建王朝。所以，从复杂返回单纯，是个巨大的历史课题，有待催生顶级智库……

辛弃疾不甘休，连上几封奏疏，恳请朝廷充实淮南人口、建立民兵组织，并尽快迁都建康，以振南人颓靡之心。后世学者们指出，辛弃疾的这

些建议，表明他已具备全局性的眼光，将才帅才集于一身。金陵与临安的繁华，难以消磨他的英雄气。

渡淮南下十年，英雄受着煎熬。

艺术却在孕育中。

《太常引》：

一轮秋影转金波，飞镜又重磨。把酒问嫦娥：被白发欺人奈何？

乘风好去，长空万里，直下看山河。斫去桂婆娑，人道是清光更多！

飞镜重磨，时光流转，白发欺人呐。恨不能学那嫦娥奔月，背负青天看山河。山河破碎，血性男儿心肝碎。月宫里不是有棵桂树吗？枝繁叶茂不好，遮去人间清光太多。抡圆了斧头修理它，砍成赤条条光秃秃。

除了辛弃疾，好像未曾听说过，有人想去削那桂树。

将军挥笔如刀。

从山东到江南，从青丝到白发，从刀枪到笔墨——

这中间的变化轨迹，学者专家们，谁能看清楚？

英雄气原封不动，只转化了形态：文豪悄然登场。

辛弃疾的诗人冲动是什么时候形成的？是怎么形成的？现在对我们仍然是个谜。

建康通判三年，他留连歌舞场。美酒娇娃，反而凸显金戈铁马？而一个简单的汉语成语向我们亮出这样的智慧：相反相成。或曰物极必反。事物像个圆环，开端连着终端。

近年来我一直在苦苦琢磨尼采最尖端、也是最危险的哲学概念：相同者的永恒回归。

辛弃疾是北方的粗犷与南方的妩媚的“合成之物”？

“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。情与貌，略相似。”

“千古江山，英雄无觅，孙仲谋处。舞榭歌台，风流总被，雨打风吹去！”

这分别引自《贺新郎》和《永遇乐》的两个片段，向我们勾勒了柔与刚的具体轮廓。现代汉语中常用的“刚柔并济”，滔滔源头在古代。读辛弃疾，体验尤深。

英雄气横陈纸上。辛弃疾是岳飞的延续。两股大气贯通，固化并耸立为历史、文学的奇观。

而现代生活朝着日常琐屑，可疑的阳刚与阴柔被大量地制作出来，抛给读者和观众。但愿这不是文化衰败的信号。返回各类人生情态的纯正的源头是必要的。甚至是必须的。文化的功能就是穿越时光，让几百年、几千年的最具价值的东西，弥漫于当下。

欲识英雄气，打开辛弃疾。

举手之劳。书在任何人的手边。

有了纯正之物奠基，妖魔鬼怪自消。

辛弃疾为朋友韩元吉祝寿时写下《水龙吟》：

渡江天马南来，几人真是经纶手？长安父老，新亭风景，可怜依旧。夷甫诸人，神州沉陆，几曾回首！算平戎万里，功名本是，真儒事，公知否。

况有文章山斗，对桐阴，满庭清昼。当年堕地，而今试看，风云奔走。绿野风烟，平泉林木，东山歌酒。待他年整顿，乾坤事了，为先生寿。

经纶手，就是整顿乾坤的那只手。

辛弃疾的手，既能舞金戈，又能执巨笔。这样的一双手，三千年难得一现。辛弃疾在通史及文学专史上的惟一性，盖在此焉。

此人早年读书时，一定是天才。

而古人的阅读，是要贯穿一生的。养气养到死。

由此反观眼下“读图时代来临”的喧嚣，便能发问：这是朝着人类的洞穴时代吗？

人之所以为人，决定性的标志是语言。任何科学发明、技术创造，位在语言之后。“语言是存在的家。”古老的东西永远新鲜，就像比地球更为古老的阳光。

辛弃疾的另一阙《水龙吟·登建康赏心亭》：

楚天千里清秋，水随天去秋无际。遥岑

远目，献愁供恨，玉簪螺髻。落日楼头，断鸿声里，江南游子。把吴钩看了，栏杆拍遍，无人会，登临意。

休说鲈鱼堪脍，尽西风，季鹰归未？求田问舍，怕应羞见，刘郎才气。可惜流年，忧愁风雨，树犹如此！倩何人，唤取红巾翠袖，搵英雄泪？

古学者解释：“赏心、白鹭二亭相连，南北对偶，以扼淮口。遥望烟渚，杳无边际。”吴钩是刀名。

栏杆拍遍，那是何等情状！辛弃疾作此词，恰三十岁。

男人们不懂他的登临意，女人来擦英雄泪。此情此景古今同。宦海沉浮，商海搏击，红颜知己、美好女性是归宿。

辛弃疾三十二岁迁滁州太守，金人铁骑践踏过的富庶地，一片荒凉，欧阳修笔下的那个优雅的滁州荡然无存。辛弃疾只用半年，整顿滁州见成效，结束了无序状态，跑出去的滁人纷纷回家了，田间地头，处处有躬耕的身影。农闲组织练武，拉起了民兵队伍。诗人的大手笔，为政也是雷厉风行。

仕途通畅。1175年，三十五岁的辛弃疾升江西提点刑狱，掌一路司法。节制诸路军队，相当于几个军区的总司令。

辛弃疾为何升得这么快呢？这是由于威胁江西、湖南一带的声势浩大的茶商军。民间贩盐有盐枭集团，贩茶有茶商军，与朝廷对着干。宋人饮茶很厉害，无论南人北人，都有喝茶的习惯。茶叶的销量非常大，利润的丰厚使一些茶商铤而走险，武装贩运，抵制朝廷的专卖政策，斗杀官军。江西、湖南的这一股茶商军，把江南的好茶叶卖到金国了，女真统治者“上下竞啜”，喜欢得不得了。这是卖国的生意，并严重影响南宋赋税，孝宗皇帝大为恼火。一股千余人的茶商军，朝廷竟然奈何不得。江西多山脉，茶商军又熟悉地形，神出鬼没打游击，官军摆开正规作战的架式去围剿，屡战屡败。于是，朝廷想到了辛弃疾。

辛弃疾有山地作战的经验，他这一去，除了

在各隘口、要道安排精兵强将，也挑选地方乡丁深入高山密林。官军破了茶商军的游击战术，擒获了江西茶商军的首领赖文正。辛弃疾于江州升中军帐，喝令刀斧手将赖文正砍于帐下。

其余小股茶商军，闻风而溃。

宋孝宗大喜，下旨：“辛弃疾捕寇有方，当议优与职名，以示激动。”

大臣们议来议去，结果是：辛弃疾留任江西提点刑狱。加一官职：秘阁修撰。

这里却有个细节：以前辛弃疾的官职，都要加上一个“右”字，如右承务郎，右宣教郎。而朝廷士大夫一般称“左”。左为尊，右为卑，后者还含有内部掌控的意思。辛弃疾这个“归正人”，奋斗了十多年才去掉右字，被南宋统治集团正式接纳。

难怪当初写军事论文没人理他。

辛弃疾感慨不已。可以想象，他又会登高拍栏杆。

扑灭茶商军的过程中，英雄气上来了。英雄三十七八岁，跃跃欲试，要与金贼比个高低。

可他还是人微言轻，临安中枢决策，没有他的发言权。节制诸路兵马，不过是个临时总司令。茶商军既灭，兵权自消。论俸禄，论享受，论社会地位，辛弃疾是非常可观了。然而英雄气调动起来，又悬空，落不到实处。

拔剑四顾心茫然……

单骑走临安，一腔热血碰上朝廷冷漠；匹马返江宁，满腹豪情付与荆楚的山山水水。

此间佳作，最数《满江红》：

过眼溪山，怪都似、旧时相识。是梦里，寻常行遍，江南江北。佳处径须携杖去，能消几两平生屐？笑尘埃、三十九年非，长为客。

吴楚地，东南坼。英雄事，曹刘敌。被西风吹尽，了无尘迹。楼观才成人已去，旌旗未卷头先白。叹人间、哀乐转相寻，今犹昔。

辛弃疾二十三岁，锦袍白马渡淮水，至今已有十六年。江南江北，梦里行遍。拄杖寻佳处，一

生磨掉几双履？将军的山水情怀露端倪。其间有对北国风光的饱含惆怅的眷恋，也有对纯粹的朴拙山水的向往。二者俱强烈，不必分出主次。

“笑尘埃、三十九年非”、“旌旗未卷头先白”，此恨无穷，所以他一再书写。“追往事，叹今吾，春风不染白髭须”，这复调兼咏叹调，不妨视为辛弃疾一生反复回旋的主旋律。

我们再看他的《念奴娇》。苏东坡写过《念奴娇·大江东去》，雄视百代，辛弃疾能达到那样的高度吗？辛自序云：“书东流村壁。”顺便插一句：唐宋文人题诗，走到哪儿题到哪儿，不管名楼与村舍。如果中国古代是用石头造房子，千年不朽，处处墨宝留香，那该是何等的壮观！如此独特的中华文明，吸引全球的目光，真是小菜一碟。

野棠花落，又匆匆过了，清明时节。^剗地东风欺客梦，一夜云屏寒怯。曲岸持觞，垂杨系马，此地曾经别。楼空人去，旧游飞燕能说。

闻道绮陌东头，行人常见，帘底纤纤月。旧恨春江流不断，新恨云山千叠。料得明朝，尊前重见，镜里花难折。也应惊问，近来多少华发！

古人评价：“稼轩大踏步走来，与眉山同工异曲。然东坡是衣冠伟人，稼轩则弓刀游侠。”

“剗地东风欺客梦”，句子多么有力。^剗犹刮、席卷一切。旧恨新恨皆国恨：旧时美人与旧山河再度重叠，牢牢地纠缠不清。结句悲华发，一如苏东坡。

辛弃疾的生活中有另外的一面。英雄豪气冲天，亦能儿女情长。生命的巨大张力，使他不可能整日郁闷、唠叨着打回山东老家去。他可不是一介武夫。生活怎么来，他就怎么迎上去，胃口蛮好。英雄何处觅？美人怀抱里。杀敌的手，伸向玉一般的肌肤。狮子般的容貌，沉埋于酥胸、躺在优雅的臂弯。此情此景，画图难足。而今人的目光往往带着多余的道德去打量，欣赏不到位的。

辛弃疾之于女性，类似白居易欧阳修，异于苏东坡。类似白、欧是指他长期蓄妓成癖；而东

坡胸次更广阔，神仙般居于云端，温柔地怜悯着包括女人在内的一切苍生。

辛弃疾大踏步走向各类女性。将军可不是粗人。英雄不复刀光剑影，转而留连美酒轻歌。家里有乐队的。将军本人也吹箫，也抚琴。“五十弦翻塞外声”，姑娘们听着肃然起敬。姑娘操起红缨枪，月下扮作梁红玉，娇叱连连，杀声响亮。

在江西，在建康，在临安，辛弃疾与官妓私妓营妓打成一片。可惜他的笔下，女孩多为艺名。

欧阳修写元宵节，“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。”辛弃疾的《青玉案》也写元夕，与欧词分庭抗礼。

东风夜放花千树，更吹落、星如雨。宝马雕车香满路。凤箫声动，玉壶光转，一夜鱼龙舞。

蛾儿雪柳黄金缕，笑语盈盈暗香去。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。

蛾儿雪柳黄金缕，皆宋代妇人头饰。

“那人”是谁？是什么样的红颜知己呢？诗人追看满街的佳丽，暗香处处袭人，金钗银饰照眼。那人不高兴，故意将自己走丢，消失给情郎看。诗人寻她千百度，可见她的重要性。最后，她别出心裁地现身于灯火阑珊处，亭亭玉立让他瞧。显然，又是故意的，她不能立于香车宝马之间：人多车多，难以凸显她风姿绰约。

细读这经典名作，会发现，那辛弃疾与这姑娘互相在乎。蓦然回首一刹那，两情何等愉悦。灯火阑珊处，不是偶然景观。

她究竟是谁呢？我们真想知道。

有一点是清楚的：如果没有她的故意走丢，就没有这传唱千年的名篇。她这一亮相，亮给亿万万人欣赏。

我们再看另一首《满江红》：

敲碎离愁，纱窗外、风摇翠竹。人去后，吹箫声断，倚楼人独。满眼不堪三月暮，举头已觉千山绿。但试将、一纸寄来书，从头

读。

相思字，空盈幅。相思意，何时足？滴罗襟点点，泪珠盈掬。芳草不迷行客路，垂杨只碍离人目。最苦是、立尽月黄昏，阑干曲。

英雄亦能儿女情长，这不算溢美之辞吧？无论《青玉案》还是《满江红》，林黛玉薛宝钗这样的女孩子会满心喜欢。

另有《粉蝶儿》，活泼而玲珑的史湘云会爱不释手：

昨日春如十三女儿学绣，一枝枝不教花瘦。甚无情便下得雨濛风，向园林铺作地衣红皱。

而今春似轻薄荡子难久。记前时送春归后，把春波都酿作一江春酎，约清愁杨柳岸边相候。

妙哉妙哉，此绝妙好词也，字字漱玉，句句入骨。调头看这些年台上台下的流行歌词，多浅薄，煞风景，得罪汉语不知羞。

地衣红皱，取李煜名句：红锦地衣随步皱。

春似轻薄荡子难久！这句话，除了辛弃疾，似乎再无人说得出来。

英雄亦缠绵，豪放通婉约。

有豪放映照的婉约，胜过了秦观、姜夔、周邦彦。

南宋词坛有了辛弃疾，足以雄视拥有苏轼的北宋。

辛弃疾的官是越做越大了，当上湖南安抚使，“省级”最高行政长官，兼“军区司令”。他干了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：建立飞虎军。

驻扎在湖南的官军训练差，装备弱，将校们驱赶士卒为自己干私活，长途跑买卖。倒是豪绅控制的“乡社”战斗力强，官军不敢惹。乡社里的乡丁，少则一两百人，多则三五百人，为豪强的利益抗衡官府，其性质，类似茶商军，只是不流动。湖南的几任安抚使为此十分头疼。他们上疏朝廷说，楚人历来强悍，能相安无事就不错了。

朝廷只好默认。

南宋的军事斗志，由此可见一斑。连几支地方武装都摆不平。难怪对金人妥协的声音总是占上风。

辛弃疾到湖南，情形为之一变。

他首先整顿官军，严明军纪，强化训练。将校有怠慢者，杀一儆百，谁讲情都没用。他治军有一套。令出必行。每日披挂巡视军营，发现问题马上处理。官军像一支队伍了，他腾出手来整顿乡社，并不将其解散，而是限制乡丁的人数：每社不超过五十名。他邀请一帮地方豪强参观官军营地，亲自表演百步穿杨。平时很牛的豪强们一个个缩了脑袋。辛将军的大名，他们早已如雷贯耳，纷纷在乡社减员的协议书上画押签名。

湖南境内，减出来的乡丁有数千人之多。辛弃疾考虑另建一支“飞虎军”，仿照广东路的摧锋军、福建路的左翼军。奏请朝廷批准，宋孝宗下诏给他，“委以规画”。

辛弃疾大刀阔斧干起来了。

铸兵器，买战马，修营房。营房建在长沙城内，用五代十国遗留下来的旧营地。辛弃疾下令，一个月之后他要视察飞虎军军营。但时值秋雨季节，造瓦有困难，缺口达二十万匹。怎么办呢？一些人等着看笑话了。辛弃疾却命令长沙民户每户凑瓦二十匹。官府中很多人傻了眼：有这么干的吗？民户凑瓦有报酬的，二十匹瓦一百文，于是多有凑瓦超过规定数额的人家。官府的议论和市井的反应很不同。营地需大量石块，辛弃疾又想出一招：让囚犯到城外的驼嘴山凿石，卖力者减刑。

官府前议未休后议又起，有人向朝廷枢密院状告辛弃疾胡来。枢密院派来了督察，督察还带着圣旨，命辛弃疾停止扰民建军营。辛弃疾把圣旨藏下，该干的都接着干。营地建好了，飞虎军住进去了，他才把圣旨拿出来，小范围内宣读一遍了事。

枢密院的督察，鼻子都气歪了。

辛弃疾填词、治军、行政皆不按常规，不管舆论。

所谓豪气，岂是纸上功夫。

“不恨古人吾不见，恨古人不见吾狂耳。知我者，二三子。”

看来，辛弃疾所到之处，知音少，对他的所作所为侧目而视者多。

他生得高大威猛。估计脾气也大。

朝廷的柔弱官员都有点怕他，视他为异类。其实，他原本就是异类。主和派一直忌惮他。辛弃疾这种人，如果做上朝廷重臣，掌枢密院或丞相府，那还得了？

于是台谏攻他：“花钱如流水，杀人如草芥。”

甚至攻击他聚敛民财，贪婪而残暴。

然而台谏们找不到他私用民财的证据。他确实花了不少钱，却用于飞虎军的创建了。这支规模有限的铁军，后来三十多年令长江以北的金兵闻风丧胆，呼为“虎儿军”。

辛弃疾官职未丢，却失掉了飞虎军的指挥权。

按他的设想，几千人的飞虎军要在一年内扩充到数万。

英雄的宏伟计划成泡影。

宋朝皇帝，有一根共同的敏感神经：不能让将军坐大。哪怕大敌当前、国势如累卵，最高统治者敏感如故——高宗杀岳飞，孝宗防着辛弃疾。

凡有英雄气者，必定活得憋气。

辛弃疾的新官衔，重新挂上了一个“右”字：右文殿修撰。这叫贴职。虽为虚衔，但很难听。他在湖南路建立举世瞩目的功勋，却回到“老右派”。调江西路任安抚使，兼知隆兴府。

辛弃疾在江西隆兴府我行我素。恰遇灾荒年，大户囤粮，米价暴涨，缺粮户要抢粮食。辛弃疾颁布的告示只有八个字，意为：囤粮者配，抢粮者斩。配是指流放。囤粮户迫于压力低价卖粮，街头的泼皮黑帮不敢哄抢。辛弃疾筹集资金从湖南买来粮食，平抑物价，度过灾荒。

所有这些事儿，都带出辛弃疾旋风般的身影，有助于我们理解他的性格和作品。

可是朝廷攻讦再起。本来给他挂个右字，是警告他凡事听上边的话，悠着来，做庸官最好。不料他秉性难移，到江西很快干出了名堂，脾气、作风照旧。攻他的谏官气急败坏，有个叫王蔺的，翻出旧账，连章弹劾，称辛弃疾“奸贪凶暴，帅湖南日，虐害田里”。

王蔺是朝廷对金主和派的干将之一。攻倒辛弃疾，有政治背景。

这家伙得逞，辛弃疾罢官。朝廷刚发表新的任命书：辛弃疾迁浙西提点刑狱。浙西富庶冠南宋。但现在新职旧职一块儿免，意味着：四十出头的辛弃疾，事业、仕途都走到头了。

对辛弃疾，朝廷显然有两种声音，有人想用他，有人处心积虑要搞他。

渡淮南来二十年，雄心壮志，落到这般境地。

如果他悠着点，凡事不温不火，眼观六路耳听八方，那么，官帽可保。

不过那也就没有辛弃疾了。历史的长河，轻而易举淹没他。

辛弃疾也有普通人的郁闷，掉官帽要贪杯，醉眼看人生，没日没夜的醉。

醉里且贪欢笑，要愁哪得工夫？近来始觉古人书，信著全无是处。

昨夜松边醉倒，问松我醉如何？只疑松动要来扶，以手推松曰：去！

辛弃疾喝醉了还想到书，这蛮有趣。李白曾说：“古来圣贤皆寂寞，唯有饮者留其名。”

他又想戒酒，戒了无数次，每次都戒得十分坚决。终于有一天，同酒杯较上了劲，较出一首好词《沁园春》：“杯，汝前来！老子今朝，检点形骸。甚长年抱渴，咽如焦釜；于今喜睡，气如奔雷。漫说刘伶，古今达者，醉后何妨死便埋……”

眉山乡下有醉翁语：沟死沟埋，路死插牌！

饮者无愚贤，一样有气魄。

“况怨无大小，生于所爱；物无美恶，过则为灾。与汝成言：勿留亟退，吾力犹能肆汝杯。杯再拜道：麾之即去，招之即来！”

看这情形，辛弃疾还是与酒杯达成了妥协。

辛将军身体并不好，幼年多病，所以字幼安。弃疾，是摒弃疾病的意思。他不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，屡戒酒，盖因喝闷酒已经伤了身体。《鹧鸪天》：

枕簟溪堂冷欲秋，断云依水晚来收。红

莲相倚浑如醉，白鸟无言定自愁。

书咄咄，且休休，一丘一壑也风流。不知筋力衰多少，但觉新来懒上楼。

这首后期词作，透露出辛弃疾的多病之身。

病体不掩英雄气，尚且大书“咄咄怪事”。气难平，恨难消。

“甚矣吾衰矣！恨平生，交游零落，只今余几？白发空垂三千丈，一笑人间万事，问何物能令公喜？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，情与貌，略相似……”

英雄末路。但文化修养和艺术天性前来照面了。诗人转过身，扑入山水怀抱。

事也凑巧，辛弃疾的官帽落地之日，正好是他在江西信州乡下的房子竣工之时。多半早有预感：以他的性格，迟早会得罪人。

文人就是有个性的人，何况文豪，更何况英雄兼文豪。

辛弃疾的生存脉络清晰：华北二十余年，江南做官二十年，信州隐居又是二十年。他活了六十九岁，近古稀之年。暮年又出山做过大官，时间不长。

在信州他先后待了两个地方：带湖和瓢泉。都是他自己命名的。我们来看涌入他笔下的带湖风光，《水调歌头·盟鸥》：

带湖吾甚爱，千丈翠奁开。先生杖履无事，一日走千回。凡我同盟鸥鸟，今日既盟之后，往来莫相猜。白鸥在何处？尝试与偕来。

破青萍，排翠藻，立苍苔。窥鱼笑汝痴计，不解举吾杯。废沼荒丘畴昔，明月清风此夜，人世几欢哀？东岸绿荫少，杨柳更须栽。

一派欣欣向荣。

辛将军此间的手边书，主要是陶渊明，他提到陶渊明的次数比苏东坡还多。“想渊明停云诗就，此时风味……”

从官场扑向青山绿水，乃是古代文人共同的姿态。最典型的就是陶渊明：“归去来兮，田园将芜胡不归……乃瞻衡宇，载欣载奔。”这文化符号其大无比，或者说，这心理结构固若金汤。

渊明官小，一县令而已。但后世几乎所有的有文化修养的官员都学他，连女诗人都向他看齐：李清照的“易安”二字，取自陶诗“审容膝之易安”，温馨的家庭氛围连结着风光旖旎的田园。自然与人事有反差，而持久的反差形成持久的张力。这样的心理结构，笼罩着古人、今人、后人。与它金钢般的材质相比，时间会失掉分量，万年不过一瞬间。

但有个前提：青山长在，绿水长流。

如果人事的喧嚣与烦恼令人转身时，扑向的却是臭水沟、硬邦邦的水泥地，那可不妙。

人类学巨擘费孝通先生语重心长地告诫：乡土中国应当成为城市中国的参照！

城市吃掉乡村之日，就是文化死亡之时。

一味地在汽车和水泥之间，人山人海地搅着、欲着、狂着、无聊着，陶潜李白杜甫苏东坡辛弃疾……将会离我们远去，就像十几年前还在我们头顶上闪烁的许多星星。哦，就像记忆中的那些干净明亮而又欢快的河……

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。”

笔者写这些，几次泪眼模糊。这郁积在心中的巨大的疼痛啊！

人与人、人与自然都和谐，我们才会有家园的感觉。

且看辛弃疾在带湖的家，《清平乐》：

茅檐低小，溪上青青草。醉里吴音相媚好，白发谁家翁媪？

大儿锄豆溪东，中儿正织鸡笼。最喜小儿无赖，溪头卧剥莲蓬。

乡村日常景象，醇酒般迷人。明、清画工，以此作画无数。

还有更妙的《西江月·夜行沙湖道中》：

明月别枝惊鹊，清风夜半鸣蝉。稻花香

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。

七八个星天外，两三点雨山前。旧时茅店社林边，路转溪桥忽见。

这两首小词我十几岁就能背，时隔三十年，仍是一见便喜欢。描绘田园风光，没有比这更好的文字了，即使渊明东坡，亦不过伯仲之间耳。七八颗星招呼满天繁星，两三点雨唤来漫山细雨。词中风物，连结着广袤乡村的一年四季，浸润着雨雪风霜，跳跃着阳光月光。稻浪、麦浪、声浪……哦，美到极致却显寻常，辛稼轩真是不一样。

气吞万里如虎……

清风夜半鸣蝉……

真正的英雄哪有末路。官帽飞了，风景来了。或问景在何处？答曰：景在心间。

被欲望反复拨弄的人，走到哪儿都看见名利场。这也没办法：他已经被单纯的物欲钉死在墙上。生命的可能性是由人的修养来决定的。生活的质量，首先是人的质量。别以为山间盖别墅就有清风明月：风月自在时，人正无聊着。

而无聊会产生无聊的能量。这些年我们已经见得够多。

事物的法则如此。是的，这非常残酷：无聊的汹涌澎湃向我们显示，活出一点境界是多么艰难。

活向麻将桌的“死打烂缠”又是多么容易：就那么一点小小的瘾头，十年二十年地耗着。这是单一的物欲所形成的巨大而持久的遮蔽，文明史上罕见的“奇观”。

回头再看辛弃疾吧。也许他是一服药。

《丑奴儿》，小序云：“博山道中，效李易安体。”

千峰云起，骤雨一霎儿价。更远树斜阳，风景怎生图画？青旗卖酒，山那畔别有人家。只消山水光中，无事过这一夏。

午醉醒时，松窗竹户，万千潇洒。野鸟飞来，又是一般闲暇。却怪白鸥，觑着人欲下未下。旧盟都在，新来莫是，别有说话？

辛幼安效李易安体，可见李清照在当时的影响力。

松窗竹户万千潇洒，这里有讲究。以千万形容潇洒，并非诗人一时的心血来潮。融入野地谈何容易。欠修养的人也爱清静，但过不了几天，他会对着风景打呵欠：风景不够刺激。他会急急忙忙逃回嘈杂的人群中去，担心松窗竹户拖他的后腿。他有他的道理。

诗人却是另外一种情形：他所有的感觉朝着茫茫野地细腻敞开，他倾听自然的律动，而不是人世的躁动。尽管对后者他心中有数。他经历过躁动，有太多的感慨，于是他才倾听自然。他在纷繁的人事记忆中眺望清新的自然。牵挂人事有多深，进入野地就有多远。执著于人生、理想，方能体察自然，“看见”自然。这话意味着：自然从来就不是自然本身，它是人生的倒影。诗人滞留于人事与自然的反差之中。他捕捉张力并带入词语。文人从官场转身扑向山水，这绵延两千年的“现象域”，大致如此吧？而这里的勾画只能是粗线条的。

“七八个星天外，两三点雨山前。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。”

这样的画面何以称经典？盖因它有效浓缩了人生意绪。你没法稀释它，更不能消费它。它永远自足而矜持，像传说中的高贵佳人。

佳人风情万种，类似松窗竹户万千潇洒。

辛弃疾在信州带湖，亲自造房子、栽树，营造家园。一草一木也关情。选择信州他是经过考虑的。信州治所上饶城，只在几里外。城内多士族，辛弃疾得以形成交游圈子。这很重要。房子盖成了，得有朋友来欣赏，喝喝酒，谈谈天下事，看看绿树红花，数数停云与飞鸟。上饶的官道，是杭州到南昌的必经之路。隔三差五，总有人来造访稼轩。带湖的家园，房子十几间，占地一百七十亩，其中有大片耕种的田地。他收租，也带着三个儿子下地劳作。自号稼轩，包含了他的政治主张：“人生在勤，当以力田为先。”他是重农主义者，又来自华北，对南方城市的商业潮很不以为然，批评重商是“舍本逐末”。淮南的土地大面积荒废，人们却跑到城里做生意，他对此忧心忡忡。

可他眼下不在位，难谋其政。

朋友来了他慷慨陈词，他要说，借官场或学界的朋友发出他的声音。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一定

是这样：从屈原就一路说过来。没人听也要说。

有一条汉子名叫陈亮，早闻辛弃疾的大名，策马数百里到信州来拜访。此人的脾气比辛弃疾还大：他的坐骑过不了一座石拱桥，“三跃而马三却”，于是大怒，挥剑砍下马头，气冲冲大踏步朝辛弃疾的宅院走去，像个寻衅之徒。辛弃疾呢，一直在楼上观望他，对他砍翻坐骑的动作大吃一惊，继而赞赏不已，“遂订交”。

这事富于传奇色彩。宋人笔记多有记载。

想和辛弃疾做朋友的人多，能订交的却很少。

陈亮走进辛弃疾的家，两条好汉痛饮剧谈，纵论南北形势，讲了很多朝廷的不是。谈到后半夜，畅快之极，各自纳头便睡。不过陈亮这人疑心重，开始怀疑辛弃疾了：“陈亮夜思稼轩沈重寡言，醒必思其误，将杀我以灭口，遂盗其骏马而逃。”

陈亮砍马又盗马，盗走的还是骏马。

宋人笔记中的这段话，透露了一点辛弃疾“归隐”之后的性格特征：话不多，涉及朝政言语谨慎。他曾经吃过口无遮拦的亏。

陈亮初访辛稼轩的传奇故事还没完，他逃走之后，“逾月，致稼轩书，假十万缗以纾困，稼轩如数与之。”

陈亮盗走骏马还写信借钱，岂不是欺稼轩太甚，占了便宜又占便宜？其实刚好相反，他这举动，让辛弃疾读出了古代豪杰的风范。远的不说，就以李白为例，仗剑走天下，伸手要钱不红脸。豪杰与豪杰，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。

当时辛弃疾有钱，豪爽。另有江西名士刘过，“疎豪好施，辛稼轩客之。”

辛弃疾的座上客，名士如云，写《容斋随笔》的洪迈，理学泰斗朱熹，包括陈亮、刘过，全是南宋的一流人物。

原来，这砍马盗马又借钱的陈亮，并非仅仅是条好汉，宋代思想史、文学史，他都占有一席。他考进士落榜后，发誓不当官，却一封接着一封给宋孝宗写长信，力请迁都建康，励志复仇。他的长信，和辛弃疾当年的十九篇军事论文一样，递上去之后毫无反应。他伤心，愤怒，在临安到处讲朝廷的不是，有名有姓地痛斥小人，结果被人告发，坐了一百天的监狱，“几死”。出狱不久，

陈亮骑劣马奔信州拜访辛弃疾，畅谈后却爬起来就跑。他疑心重，原因是刚坐过牢。

陈亮落笔填词，激烈如稼轩：“尧之都，舜之壤，禹之封，于中应有，一个半个耻臣戎！万里腥膻如许，千古英灵安在，磅礴几时通？”

南宋向金国称臣，拱手割让万里河山，身在民间的陈亮视为奇耻大辱，几十年奔走呼号、游说。辛弃疾引他为知己，更无一丝踌躇。偷马借钱算什么呢？

读书人佩剑行走，气如奔雷，当时寻常得很，一代儒宗朱熹也能舞几招。豪放词频出，不是偶然的。

辛弃疾是豪放派的领袖，带动了一批词人。而词坛的名声未必数他最大，尚有小他十来岁的姜白石与他争雄。白石精通音乐书画，布衣终身而文采风流冠绝，时人呼为“词中之圣”。他的风格是婉约正宗，如著名的《踏莎行》：

燕燕轻盈，莺莺娇软，分明又向华胥见。
夜长争得薄情知？春初早被相思染。

别后书辞，别时针线，离魂暗逐郎行远。
淮南浩月冷千山，冥冥归去无人管。

这儿闲笔写姜夔，想说明两点：一是白石的婉约词确实好，由缠绵而迈入空灵，但辛词之婉约因弥漫了英雄气，似乎更在白石之上；二是南宋词人并未因国耻而写下许多口号诗。文化不敌异族刀枪，但文化本身不败，延续了唐宋文气。华夏文化在国运衰落的时代仍然保持了足够的自尊。换言之，汉民族的软实力，金人的铁蹄难动分毫。理学、史学、文学、金石学、书画艺术……一座座文化的高峰辉映北宋。这耐人寻味。

糟糕的是皇权。摇摆不定的宋孝宗之后，来了一个患有精神病的宋光宗。光宗怕老婆，历代皇帝居第一，史称：是老婆李皇后把光宗吓成了神经病，然后与她的武夫爹爹权倾朝野……

南宋的英雄们，从岳飞到陆游，从辛弃疾到陈亮，只能是仰天长啸、弹铗悲歌。

江南妩媚地，多少英雄游走。走出激昂与辛酸。姜白石吴文英不作英雄状，却照样受推崇。这是一个时代的文化气度使然，而气度，来自士

人们广阔的文化视野。

国破文化在，文化穿越八百年，弥漫于当下。

今日之文化，又面临着什么样的威胁呢？对应人的浅表性生存的快餐文化，是个强劲而刁钻的新型病毒吗？

这个历史性的课题，有待唤起具有历史性的思考。

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：文化的源、流，决不能中断或急剧转向。源远流方能流长。文化工业的逻辑臣服于资本的逻辑的越界扩张，对此，须高度警惕。

陈亮几年后再访辛弃疾，辛弃疾带他去铅山的瓢泉。陈亮在瓢泉住了十天。主客剧谈如当年。本来有个三人会谈的重大计划，但朱熹因事未能赴约。朱熹在朝廷是举足轻重的人物。布衣陈亮、退休名将辛弃疾，“帝王师”朱熹，三人聚会未成，引得士子们久久叹息。

陈亮归，辛弃疾依依不舍。

思念平生知己的佳作，当数辛词《贺新郎》。词前还破例写了近二百字的长序。萨特有名言：男人之间的友谊以世界为背景。诚哉斯言。背景越广阔，友谊越深长。《三国演义》有个经典画面：刘备送徐庶，送了一程又一程。徐庶骑马拐弯了，刘备用马鞭指着淹没了徐庶身影的小树林说：恨不得砍光那些树！

辛弃疾送走陈英雄，惆怅五天不消。

把酒长亭说，看渊明、风流酷似，卧龙诸葛。何处飞来林间鹊，蹀躞松梢残雪。要破帽、多添华发。剩水残山无态度，被疏梅、料理成风月。两三雁，也萧瑟。

佳人重约还轻别。怅清江、天寒不渡，水深冰合。路断车轮生四角，此地行人销骨。问谁使、君来愁绝？铸就而今相思错，料当初、费尽人间铁。长夜笛，莫吹裂。

陈亮寄来和词，辛弃疾“再用韵答之”：

老大那堪说，似而今、元龙臭味，孟公

瓜葛。我病君来高歌饮，惊散楼头飞雪。笑富贵、千钧如发。硬语盘空谁来听？记当年、只有西窗月。重进酒，换鸣瑟。

事无两样人心别，问渠侬：神州毕竟、几番离合？汗血盐车无人顾，千里空收骏骨。正目断、关河路绝。我最怜君中宵舞，道“男儿到死心如铁”。看试手，补天裂！

豪壮词令人辛酸。《贺新郎》作于1188年，辛弃疾赋闲多年，快五十岁了，又病着，白发萧萧，英雄气丝毫不减。

辛弃疾把陈亮比作三国时的陈登。陈登字元龙，名播四方的谋士兼义士，“捉放曹”即是陈登所为。曹操杀吕伯奢一家，陈登愤怒，改投吕布，后于白门楼死于曹操之手。

辛弃疾和陈亮，“臭味相投”。

英雄怜惜英雄。

辛弃疾隐于信州上饶之带湖、铅山之瓢泉，大名动海内。人称管仲、韩信、张良、诸葛亮。

大英雄无用武之地。

十二世纪九十年代初，辛弃疾复起，辗转任职于福建、浙东，为一路之最高军政长官，历时两年，复遭台谏围攻，落职，回江西信州。赋闲又近十年。

烈士暮年，群山环抱着。

愁绪如山不可收拾：

少年不识愁滋味，爱上层楼，爱上层楼，为赋新词强说愁。

而今识尽愁滋味，欲说还休，欲说还休，却道：天凉好个秋。

诗人已入化境。

居信州二十年，他一直在办学，书院好几处。办学的动机不仅是挣钱。赋闲之初他并不缺钱。书院及两处居所的宏大规模，令人猜想他可能有养士、招徕豪杰的念头。对陈亮出手豪爽，是否透出了一点消息？上饶带湖距铅山瓢泉百里之遥，辛弃疾拖着病体奔走各书院，长年不辞辛劳。有《清平乐·独宿博山王氏庵》为证：

绕床饥鼠，蝙蝠翻灯舞。屋上松风吹急雨，破纸窗前自语。

平生塞北江南，归来苍颜华发。布被秋宵梦觉，眼前万里江山！

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。

今日铅山瓢泉，巨松成林，风景独好。县志记载，巨松多为辛弃疾当年亲手所栽。

抗金的英雄，最终成为我们的文化英雄。他迸发的豪气，他描绘的乡村，他眷恋的佳人，他怀念的友人，他喝过的酒读过的书弹过的琴，经由他那巨笔，淋漓尽致地呈现给我们。

向辛弃疾致敬！

眼下的江西省生态环境之好，举世瞩目。江西是陶渊明的故乡，辛弃疾的第二故乡。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？

1207年9月10日，辛弃疾长眠于铅山地下。距今刚好八百年。

让我们诵读他的代表作《永遇乐》：

千古江山，英雄无觅，孙仲谋处。舞榭歌台，风流总被，雨打风吹去。斜阳草树，寻常巷陌，人道寄奴曾住。想当年金戈铁马，气吞万里如虎。

元嘉草草，封狼居胥，赢得仓皇北顾。四十三年，望中犹记，烽火扬州路。可堪回首，佛狸祠下，一片神鸦社鼓。凭谁问，廉颇老矣，尚能饭否？

《稼轩词》今存词六百多首，而一般名家宋词选本，选辛弃疾词均在四十首以上，超过苏东坡。东坡词今存三百多首，若以入选比例看，也差不多。宋词苏辛并称，而谁更出色，自南宋以来学人们就争论不休。争论无结果，却有个好处：把苏辛放在一块儿加以打量、琢磨。两位词坛大家，东坡之大与稼轩之大，区别得以向后世彰显。读者若有兴趣，不妨细看上海古籍出版社的《宋词三百首笺注》。

稼轩专攻词。东坡主攻诗赋文，填词系余力为之。

况周颐云：“东坡、稼轩其秀在骨。其厚在

神。”

《四库全书提要》云：“弃疾词慷慨纵横，有不可一世之概。”

不可一世，这评价可谓精当。词坛霸主，当然有霸气。《词学集成》云：“稼轩仙才，亦霸才也。”

陈廷焯《白雨斋词话》云：“辛稼轩，词中之龙矣。气魄极雄大，意境却极沉郁。不善学之，流入叫嚣一派。”

叫嚣一派，大概专写口号诗吧？

辛弃疾的传世佳作，大致可分三类：英雄气，乡村语，儿女情。

学者也指出他用典多的毛病，称为“掉书袋”。他还在词中议论横生。

平时沉默寡言，下笔滔滔不绝。

我读辛稼轩，最鲜明的印象是：白发，多病，血气奔涌。

辛词的霸气从何而来？他的豪放与东坡的豪放有何区别？

简单的回答是：文气搀入了武气。

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新鲜事。

魏武挥鞭，横槊赋诗，固一世之雄矣，但曹操更多的是武人、是帝王的形象。将军而兼一代词宗，唯有辛弃疾。二者交融，形象如此鲜明，唐朝的边塞诗人也是相形见绌。

苏东坡的豪放，是和平环境下人生的百般磨砺所致；辛弃疾的豪放，是战争年代、国家分裂带给人的巨大创痛所催生。

东坡，稼轩，各有各的大境界。有此二人在，宋词不让唐诗。

辛稼轩脾气亦大，为政，行事，填词，以至日常待人接物，都给人留下雷厉风行、大刀阔斧的感觉。北人南人有异，皇室又偏安江左，醉生梦死，连年打压英雄气。辛弃疾不讨人喜欢，乃是势所必然。他几次受台谏围攻，中年以后长居信州，不得已而“沈重寡言”。郁闷，喝酒，须眉皆白。生命力近乎本能地转向山水田园。

白发萧萧，多病而激昂。辛弃疾的外表，大致是这样吧。

内在的形象诉诸各呈风貌的稼轩词。儿女情，乡村语，俱是大家风范，“工夫深处却平夷”。

天府之吟

——读刘小川“品中国文人”

■ 张 炜

有关中国历史上著名文化人物的记录和描述，可能无论对于写作者还是阅读者，都会有迷人的魅力。这些人物已经是千古不朽，构成他们的任何一个部分都足以吸引和撩拨我们的好奇心。同时这种记录和描述又蕴含了另一种危险，因为这些人物的始终处在时间的聚光灯下，作者在把握上稍有失度都会招来异议。

就这样，我一直读着杂志上连续刊出的嵇康、陶渊明、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李煜诸人物的妙笔品赏，并伴随作者的叙说和喟叹一路走来，兴味盎然，所得甚多。作者显然饱读史书，并长期沉浸在这些人物亲手写下的瑰丽篇章之中，以后者为最基本的解读依据，由此生发想象和得出结论。这就避免了简单的重复——对古代记录和后来演绎的再次图解。结果就是作者的个性毕露、议论横生、大胆推敲、无拘无束，最后即是——酣畅淋漓。

我喜欢作者的爽利，我喜欢作者的洞彻，我喜欢作者的坦诚，我喜欢作者的勇敢。

从古人身上看到的是时间之奥秘，是逼人的生命光辉，是无法言说的天地奇迹。且看作者议论和记叙的竟是这样一些人物：旷达笃定的嵇康、举目悠远的陶渊明、豪气浪荡的李白、忧思纯美的杜甫、丰赡细腻的白居易、柔肠旖旎的李煜。他们在天幕上永远闪烁，可是伸手指点这清

澈这辉光的，却要是有心志有情怀的人。

坐看河汉，浮想联翩。物非人亦非，今天已无处说道。我们抚摸这些追怀的文字，既感叹历史和造化，又为一个人在远方的吟咏而激动。四川西南，于我如迷思如织锦，一片斑斓隐于苍茫。今天偶或听到川音竟犹似天籁，以其声韵朗读美文，一边想象古代那些飘逸在天府之国的神人，何等快意，复又凄怅。

我愿这种感动能够长存，从白昼延续到午夜，再从凌晨的窗口涌向街市。日常的烦扰不能使其偏移，飞扬的泥尘难以遮掩光华。我知道这不仅是吟诵，这更是一次次指认。一个人想告诉更多的人，说的是咱们的古代，咱们的诗心，咱们的酒与剑，咱们的精灵和咱们的美神。

这是一场多么迷人的交谈，可惜这种交谈在华夏已经消声很久了。

在我的阅读期待中，书写的文字比起荧屏上的恣肆演绎，必要具备一份应有的深沉。过多的细节将引出疑窦，戏剧性的喧哗也应该退避。行文从来是矜持和自尊并存，谨慎与严整双立。言美古，斥世风，更当是心身笃实。匆促掠过的都是虚声，惟担心它损伤了怡养中气。

此刻，我看到作者的一支笔收放自如：停顿，深思，尔后即有一场疾书。

所谓一代词宗，可不是浪得虚名。

冲天豪气，文化底气，合力铸造辛弃疾。

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，使他的精神逼近屈原：“千古离骚文字，芳至今犹未歇！”

回想他在江西扑灭茶商军、湖南创立飞虎军的那些大动作，其行事突兀，不拘常规，透出令常人色变的气魄。落笔填词，风格相似，从题材到手法，从书袋到俚语、流行语，一切为我所用，

挥洒自如，霸气十足。

《南乡子·登京口北固亭有怀》：

何处望神州？满眼风光北固楼。千古兴亡多少事，悠悠。不尽长江滚滚流。

年少万兜鍪，坐断东南战未休。天下英雄谁敌手？曹刘。生子当如孙仲谋！

责任编辑 魏心宏
题 书 王梦石